



记 砚

王祥夫

我十岁那年，学校要学生们都写仿，那时候不叫练习书法就叫写仿。写仿先要描红，描红纸是专门为了练习书法而用的一种纸，纸上印着红色的字，你把红色的字一笔一画描黑就是，这是一种很好的练习写字的方法。描红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得而知。苏东坡当年描过没描过？也不得而知。但现在的孩子们还都在描，文具店现在还有卖这种纸，最初书法课，且就叫它是书法课吧，都是静静地在那里描红，也就是用毛笔蘸上墨把字一个一个填黑。因为学校里上书法课，家里就要准备毛笔和砚，小学生用砚当然最好的是那种铜墨盒，里边放上丝绵，再把研好的墨汁倒进去，墨汁被吸附在丝绵里，这样很方便人们把它带在身边，上课的时候把铜墨盒打开使用就行。铜墨盒我后来见过不少，白铜的墨盒当数最好，上边要是再刻上梅花或竹子什么的就会显得更雅致一些，但当时同学中有铜墨盒的人没几个，一般的同学都是用手托着个石头砚台去学校，上课写字之前统统先研墨，砚基本都是那种最常见的方形砚或圆砚，砚的一头都会有一个锐角，锐角上有一个小洞，可以把里边剩下的墨汁倾倒出来，后来我知道它有个专用名词叫做“流”。当年我用的砚没有“流”，而是个长圆形的老端砚，上边的木盖早就不在了，砚的一头刻着两个瓜和一些藤蔓，我就一直用着这个砚，托着老气横秋的它去学校，把它放在课桌上研墨，一边研着墨一边羡慕别的同学，羡慕他们的砚上都有个锐角的流还有盖子。

真正用到铜墨盒还是后来的事，第一次去黄山写生，先去店里买了个铜墨盒，并在里边放上了丝绵，再把买好的墨汁倒在里边，真是很方便。但我的铜墨盒并不好看，黄亮无比，这让我想念光泽润雅的白铜老墨盒。我知道民国年间姚茫父刻的白铜墨盒是十分好的，见过几个，索价太高，想想也没有什么必要就没买，因为我家里的砚实在是不少，而我现在经常用的还是父亲用过的那方极普通的紫端锅底砚，上边有一个老木盖子，木盖子上刻了一枝梅花，我母亲告诉我那梅花是父亲自己刻的，父亲去世不觉已53年，但这方砚还在我的案头，有时候我会去洗洗它，洗砚是个麻烦事，忽然觉得还是生活在江南的好，比如像我前不久去过的黎里，出门就是河，想必洗砚方便，蹲在河边随你怎么洗，忽然就想起古人的一句诗来“洗砚鱼吞墨”，像是还有下一句，记不得了。因为经常去北京的琉璃厂，有一阵子，是见了砚就买，从端砚到歙砚，从红丝砚到老澄泥砚，但其实都不怎么用，顶多有时候会拿一方砚过来放在手里看看摸摸，仅此而已。

我想现在写字作画的人亲自磨墨的并不多，“一得阁”做了一件“坏事”就是让书画家们不再磨墨。那些名品的砚一时都纷纷变了用场，现在去喝茶，动不动就看到老大的一块好端石放在那里被当做茶台用，这真是一件颇让人伤心的事。有一次我在湖州朋友处品茶，朋友让我看他那个老大的茶台，上边居然有那么多的“眼”，几乎让人数不过来，像这样的端石起码在清代不是一般人用得起，一时好不让人伤心。说到砚，我又想起我的老朋友李国涛来，李国涛60岁之后写小说，笔名就叫“高岸”，他请我给他刻两方章，一方是“高岸”，一方是“狂抛心力做诗人”，他说小时候家里有许多砚，够多少呢？够拿来垒一堵小墙。每次买砚，不知为什么总会想到这件事。我家的好砚不少，但都在那里寂寞着，没人用它。我家的砚虽然多，但还不够垒一堵小墙。

独自走上朝鲜战场的沙日拉

张雪慧

2023年7月27日，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日。时光回转到1950年，一位蒙古族战士，一匹白色骏马，他们在驶往朝鲜前线的列车前依依惜别。

“它独自走上朝鲜战场。父亲永远忘不了沙日拉。”

这是父亲和战马的故事。这不仅是一个故事，也是一段真实的经历。

《父亲的战马》取材于本书作者、著名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对父亲戎马生涯的真实记忆。作为骑兵团的一员，原野的父亲参加了辽沈战役、开国大阅兵，并在抗美援朝作战时，将自己深爱的沙日拉送给了入朝作战的志愿军战士。父亲与战马共同经历战争的残酷，见证开国大典的荣耀时刻，但在保家卫国的使命面前，又不得不永久分离。作为这一切的亲历者，即使到了晚年，他也不曾忘记那匹

与他生死相依的白马。他津津乐道那些没有战争的日子里，骑兵和战马在草甸子上玩耍、游戏、休闲，也一次次感叹在危急关头，是马救了他的命。

鲍尔吉·原野先生用真挚细腻的笔触描写了父亲和战马并肩作战的日子。战马的名字叫沙日拉皎若，沙日拉那么勇敢，黑飞机不时低飞扫射，它却有足够的意志力隐忍不动，静立守候；沙日拉那么坚毅，敌军来时，马不离鞍，父亲摔倒了，白马围着他打转，并驮着父亲赶上大部队；沙日拉那么忠诚，父亲抚摸着白马的前额，白马享受地眨着眼，低下头，闻他的胳膊。

70年的岁月转瞬即逝。鲍尔吉·原野说：“我父亲活了91岁，一辈子九死一生。走到生命终点，他忘记世间所有荣辱，却忘不了那匹战马。”记忆中的战马依然那么坚韧忠

诚，战马的形象在父亲的回忆里越发熠熠生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骑兵部队有2个团编为步兵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同时骑兵指战员将与自己出生入死的心爱的战马一批批送上驶向朝鲜前线的列车，承担战斗物资运输的任务。当命令传来：“一连战马上车！”一匹匹战马被牵上火车。父亲让白马待在边上，最后牵它上火车……白上了车，回头看它，父亲却不敢回头。

这一别，就是70多年。即使走到生命终点，鲍尔吉·原野的父亲还是忘不了那匹战马。父亲说：“我的马也会想我。”对于父亲来说，马不仅是他的坐骑，更是他的战友，他的兄弟，他的伙伴，他跟马缔结的深厚友谊才让抗美援朝战争之前的这次别离更加动人，在保家卫国的使命面前，别离只是为了和平的到来。

后 山

介子平

晋地多山，开门即见。余幼时称外面的世界为“后山”，如今称之为“远方”。

山外之山，即后山。山外来客所述山外故事，炊烟茅店，荒亭遇鬼，奇离怪诞，未之前闻，不由得向往起来，虽说未必能够通中外，达新知，却还是对给你启示的人致敬。

山外有学可上。聪明有种，富贵有根，一甲一名，一路硕博，状元乃三百人中第一仙。后山的欲望世界，万家巷陌，灯火荧荧，尚有火烧馍、油酥饼、饸饹凉粉、油糕甑糕。时光如水，民尚似风，人一旦接触到了外部世界，便无法再回到蒙昧的从前。人纭去，山间有亩田，松柏在山冈，没有老去的村庄，惟有老去的父母，离乡之人，未见叶落归根者。昨夜一梦，梦回故里，故国神游，聊解乡愁，故乡只堪以乡愁的形态牵绊时，已然季节性流感。

山外尚有情人可念。面白而伟，自是嫦娥爱少年，书信传思慕，想着一生一世一双人，万家灯火，从此再添一盏。白头相伴，永不分域，无非祝福之语；一生相惜，不离不弃，或是祈愿之言。一年四季，不过春夏秋冬，到头来你会在谁的面前

卸妆才重要。情节的最后，每每以悲剧合幕，表达不出来的情绪，才真的压抑。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你看上的公子，也被别人看上。怨只怨没有及时更新自我，以匹配未来，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公子安雅，那也未必，想当然而已。《红楼梦》里的贾府“四春”姐妹之名，暗合“原应叹息”之意，魔笔写透人生，也看透了红颜薄命的宿命。

前山后山，各自囚笼在各自的范围，有人知足常乐，有人道德捆绑。麻痹而不自知，就看谁比谁缺心眼，谁比谁不在乎，米兰·昆德拉《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有一句经典：“在时间的轨道上，人们总想象有一条线，超脱了这条线，当前的痛苦也许就会永不复存在。”东方西方，心理攸同。有人想出山，自求成功，有人想进山，逃避现实，在山者非隐，无奈世代居此，出山者未必入世，大隐隐于市。

翻过几重山，留下几多诗，打尖住店，长安市上，最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一句，一扫其于悒不平之气，出山的快哉意，淋漓尽致表达，千好万好，还是心情好最好。地尽于此，海始于斯，大抵就是后山之末。



张朝曦 作

连载



49

韩石山 著

■ 华文出版社

《碧海蓝天林徽因》节选

吵闹的声浪一阵高过一阵，伴娘为新娘戴上工艺戒指，又由赞礼的喊了一些命令。阿淑只觉得头脑昏昏沉沉。不知为什么，喜燕堂外传来大吵大闹的响声——

迷离中阿淑开始幻想那

外面吵闹的原因：洋车夫打电车吧，汽车轧伤了人吧，学生又请愿，当局派军警弹压吧……但是阿淑想怎么我还如是焦急，现在我该像死人一样了，生活的波澜该沾不上我了，像已经临刑的人。但临刑也好，被迫结婚也好，在电影里到了这种无可奈何的时候总有一个意料不到快慰人心的解脱，不合法，特赦，恋人骑着马星夜奔波地赶到……但谁是她的恋人？除却九哥！学政治法律，讲究新思想的九哥，得着他表妹阿淑结婚的消息不知怎样？他恨由父母把持的婚姻……但谁知道他关心么？他们多少年不来往了，虽然在山东住的时候，他们曾经邻居，两小无猜地整天在一起玩。幻想是不中用的，九哥先就不在北平，两年前他回来过一次，她记得自己遇到九哥扶着一位漂亮的女同学在书店前边，她躲过了九哥的视线，惭愧自己一身不入时的装束，她不愿和九哥的女友做一个太难堪的比较。

仍是在东安市场，冷饮店里，一个桌子前，卢二爷约的两个朋友都到了，一个叫老孟，一个叫逸九。三个人之中，逸九最年少，最摩登。在中学时代就是一口英文，屋子里挂着不是“梨娜”就是“琴妮”的相片，从电影杂志里细心剪下来的。他到上海去了两年，跳舞更是出色了。他到舞场拜老师去。邻座上两个情人模样男女，正在吃冰激凌，女人的侧相很美，睫毛长长的活动着，青纱长衫罩着丰润的肩臂，带着神秘性的淡雅。

李贵这边排好几张，那边小爷们又扯走了排火车玩。天热得厉害，苍蝇是免不了，点心干果都不敢先往桌子上摆。冰化得也快，篓子底下冰水化了满地！汽水瓶子挤满了厢房的廊上，五少奶奶看见了只嚷不行，全要冰起来。胡同口上有酸梅汤的摊子，天太热，三个挑夫领了赏钱，出来喝了碗酸梅汤。其中一个叫老张的，到小说最后，傍晚时分，因中暑或是什么急性病症，短短的几小时就送了性命。

该着说两个洋车夫中的一个了。三个挑夫进了胡同，快到张家的时候，在酸梅汤的摊子前面，让过一辆正在飞奔的家车。车上坐的卢二爷，拉车的叫杨三，这样的家车，甚至是讲究，钢丝轮子亮得晃眼，车后带有卢字标牌。卢二爷

要去东安市场会朋友，一起品尝那儿的点心和冰激凌，杨三则有自己的打算。车夫王康，上月底欠了他十四吊钱，到现在仍不肯还，只顾着躲他。知道王康就在东安市场揽生意，将卢二爷送到地头，他就去找王康去了。

王康是个赖皮，根本没有还钱的意思，还恶意嘲笑杨三的无能，杨三一怒之下打了王康一个耳光，两人当下扭打在一起。

东安市场里，有好些个饭馆，其中一个叫喜燕堂，今天正在办一场婚庆的喜宴。新娘是一个叫阿淑的大姑娘，一直没有合适的对象，拖到二十五岁，在父母的压迫下，才勉强同意了这门亲事。新郎又老又丑，她只能忍着屈辱，出席这满不喜欢的婚礼。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